

谨以此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侯大千

大风堂
艺术研究



四川美术出版社
汪毅 著



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研究

ZHANGDAQIAN
DAFENGTAANG YISHU YANJIU

汪毅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研究 / 汪毅著. —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410-8565-9

I. ①张… II. ①汪… III. ①中国画—画派—绘画研究—中国 IV. ①J212.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6756号



ZHANGDAQIAN DAFENG TANG YISHU YANJIU

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研究

汪毅 / 著

出品人	马晓峰
责任编辑	汪青青 张晓梅
责任校对	田倩宇
出版发行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239号(邮编: 610023)
成品尺寸	185mm × 260mm
字 数	400千
插 图	12幅
印 张	23.25
制 版	成都华林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8565-9
定 价	68.00元



汪毅，男，1955年生于重庆，毕业于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四川省文联第三、五届委员，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六届副会长，一级文学创作职称（教授）。

曾任安岳县文化馆馆长、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副巡视员、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志》副总编等职务。

在海内外200家报刊发表文艺作品和论文600余篇。出版发行的著作有《张大千的世界》（三卷）、《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张大千张善子研究》、《张善子的世界》、《台湾文化之旅》、《方志四川》、《安岳石刻艺术》等16种。印有《汪毅还甲（八卷）》一种。《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华文化论坛》等报刊发表评论汪毅著作的文章80余篇，报道约300篇。有研究汪毅创作的《汪毅著作评论集》出版。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电视台十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方志中国》策划者之一，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方志中国”策展人之一暨“中国国情展”大纲撰写者之一。

文艺作品获国家级奖与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28个。

主编或副主编有《大风堂报》《张大千名迹》《走近张大千文论集》《张大千的世界研究》《三星堆图志》《巴蜀史志》《高道陈抟》《我的百家信》等近20种，约2000万字，其中《三星堆图志》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五度赴台湾文化交流。曾参加“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94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龙门石窟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国际性学术会议及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方志文化论坛，推进成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高峰论坛并宣读论文。

中央电视台《百年巨匠——张大千》大型纪录片文史顾问，被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秦孝仪誉为“（张）大千身后知己”“（张）大千知己”。

· 光芒万丈长 我心大风扬



汪毅出版的关于大风堂的著作和主编的报纸书籍



评介汪毅研究大风堂的报纸期刊（部分）

光焰万丈长，我心大风扬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影响了中国文学史。其盛名家喻户晓，甚至让牙牙学语的稚童亦耳熟能详。一千多年来，对李杜评价的诗词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但让我最感动的却是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诗句，因为这道万丈长的光焰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骄傲。然而，对于大风堂及其艺术来说，我想借用这两句诗来概括也是贴切不过的。基于此，我便有了心扬大风的足够理由。

大风堂由张善子、张大千昆仲创自1925年，迄今近百年，堪称近现代画坛中的“中华老字号”。大风堂代代赓续（一代、二代、三代、四代），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征，犹如艺苑中的一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翠绿蓝天。从笔者曾统计的《宣传张大千出版物一览表》悉知，张大千艺术研究即“大千学”研究，堪称画坛的一部“显学”，甚至不乏国际化趋势。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张大千不仅是大风堂的旗帜性人物，而且是当今画坛的领军人物之一。自然，张大千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对象。

然而，从目前对大风堂艺术的整体研究来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出版界不能不说是一个缺失。尽管这个“整体研究”具有相对性，甚至属于“泛概念”范畴。通过数年的努力，本书欲奉献给读者的正是这个相对整体研究的结果，即首次较系统地展示大风堂三代（堂主、门人、再传弟子）的研究成果，想必会引起较为普遍的关注，特别是将张大千置身于大风堂文化背景中的研究以及个案诸多方向的研究。20多年来，我对大风堂的整体性学术研究和推动做有如下努力。

研究方面，一是在《澳华时报》、《中国文物报》、《中国书画报》、《时代周刊》、《造型艺术（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画学刊》、《艺术》、《中华文化论坛》、台北《历史文物》、香港《东方美术》等报刊，发表评论张善子、张大千、大风堂门人及再传弟子文章逾百篇。二

是出版《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张大千的世界》（三卷）、《走近张大千》、《张善子的世界》等著作，《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书周报》、《中华文化论坛》等媒体曾对此有书评数十篇，《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读书报》等对此有报道逾百篇。三是主编《大风堂报》、《走近张大千文论集》、《张大千的世界研究》、《张大千名迹》（与张之先合作）。特别是《张大千的世界研究》，为大陆第一本研究性的文论集，媒体报道近百篇。四是在报纸上刊登介绍大风堂的专版有16个，在《艺术》《四川美术》杂志上辟有介绍张善子、张大千专题。五是2002年以所著《走近张大千》为契机，策划了由四川省文联、四川省美协等单位举办的首发式暨研讨会，提出了“走近文化名人，实施名人战略”的主张并被媒体关注。六是在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中，率先提出“张大千学”“大风堂画派”两个学术观点。七是系统梳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与唤起中国文艺复兴暨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等资料并撰写成文和形成报告，得到中共成都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

推动方面，一是发起并助推张善子墓的维修（已维修）、其纪念馆的建设，甚至建议国家民政部将张善子列入全国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曾纳入第一轮遴选名单，详见《张善子的世界》一书，九州出版社，2015年）。二是拟编辑《张大千全集》，并协调了两岸三地（大陆、台湾、香港）诸关系（遗憾，功亏一篑）。三是在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中，建议比照“《富春山居图》联展”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得到时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王毅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批示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的具体意见（详见本书《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思考》一文），遗憾因故搁浅。四是出任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片《百年巨匠——张大千》文史顾问，协调在台湾的全部采访，促使中央电视台首次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拍摄并采访周功鑫院长（详见《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一书，九州出版社，2011年）。

除上述之外，1999年，在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00周年时，我与张大千侄孙张之先编有《张大千名迹》大型画册；2009年，在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10周年时，我著有《张大千的世界》（三卷），编著有《张大千张善子黄山记游》，

编有《张大千的世界研究》，策划了由四川省文联、四川省美协等单位举办的“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10周年暨《张大千的世界》（三卷）、《张大千的世界研究》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

2019年5月10日，是张大千先生诞辰120周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即所谓“花甲重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花甲重光”颇具纪念意义，历来被人们格外看重。虽然张大千已驾鹤远去，但他的精神却在天地间永存，他的艺术仍在中华文明史中永驻，故他的“花甲重光”便具有时代的特殊意义。由此，在5月10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子里，我想应该再做一件告慰馆主张大千的事，即推出《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研究》一书，对大风堂艺术做一个相对系统的概括，以不负我曾出任张大千纪念馆首任馆长的人生经历。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先生在台北逝世，棺葬于梅丘，作伴于“一树一放翁”的陆游和梅妻鹤子的林逋，让梅的精神和意志绽放忽忽已36年。虽然我无缘与张大千谋面，但我的梦里有他，我的思念路上有他，我的心香一炷有他，我的诗和远方有他，我所筑起的文章长城更有他，因为他已成为我生命曲谱中的强音符之一。有缘的是，从1996年至2016年这20年间，我不断踏上思念路，曾五度走谒摩耶精舍（台湾张大千先生纪念馆）祭奠张大千先生，一次又一次地感受他生命和艺术的气息（2010年4月，拍摄《百年巨匠——张大千》时，我曾数日徜徉在摩耶精舍，详见《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创下了在两岸报刊发表四篇同题走谒摩耶精舍文章的记录。由此，本书亦有祭悼张大千先生逝世36周年的意义。

《张大千大风堂艺术研究》是目前全国第一本较为系统、全面研究大风堂艺术的书。作为对大风堂这个艺术群体的艺术研究，本书虽不敢说厚重，但确有它的价值取向——既可以让我们感慨大风堂艺术现状的精彩，又可以为我们在2025年纪念大风堂诞辰百年时选编《大风堂艺术研究大全》提供一个视角。

本书赶在今年五月前出版，具有不同寻常的缅怀意义。为此，我谨将它化作一炷心香，以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20周年。

是为自序。

汪叔

2019年1月于成都沙河畔

自序二

心香一炷祭大千^①

——谨以此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20周年

又逢清明，又逢霏霏清明雨。

我点燃心香，任清明雨漉湿的思绪萦绕于长眠于台湾摩耶精舍梅丘下的你——张大千先生，任情感的鼠标点击登录关于与你的难解情愫的网站——

大千先生，其实我是不擅长丹青林泉的，自然无资格跻身大风堂。然而，我颇幸运，在茫茫人海中竟与你及大风堂有大缘，而且不可以被他人和其他形式所取代。

先生，首先我要向你如倾如诉的是，因一种注定，我出任了你的纪念馆首任馆长。在此岗位上，我从容地畅游在大风堂艺术的海洋，用心、用情、用一双奋力划动的臂。尽管我知道我无力抵达你神奇而瑰丽的彼岸，但深信感动我的这片水域会不断使我奔放思绪，涌动激情，有诗和远方。由此，我为你呕心馆建，创办《大风堂报》，筹建艺术研究院，寻踪敦煌，采情青城……在努力走近你并引领人们走近你和大风堂艺术的进程中，提升“说不完的哈姆雷特，说不完的张大千”的理念，让大风堂那面鲜艳的旗帜猎猎迎风于中国画坛，感动时代，振奋民族精神。

接下来，先生我要告诉你的是，为一种因果，你的挚友、台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秦孝仪誉我为“（张）大千身后知己”。我知道，这是一份殊荣，甚至在大陆也是唯一的。如此激赏，乃是秦院长读了我所著的《走近张大千》之后。我清楚，能收获秦院长的点赞，其实是一个漫长的堆积。这个过程，当然也是我努力走近先生你并引领他人走近你的情感世界、艺术世界、精神世界的过程。难怪你的亲人诵读《走近张大千》后会老泪纵横，会感慨“这是一本难得的、别开生面和具有史诗意义的书”，会说“大千先生在天有灵定当拂髯欣然视

①本文载香港《读书人》，2004年第三期。谨以此文为自序（二）缅怀张大千先生。

你为知心朋友”；难怪文章家阿年（杨守年）在雨中访台北摩耶精舍时会感慨因《走近张大千》而走近了张大千；难怪著名作家刘心武欣然作序喟叹：“这回真的要走近。”其实，秦院长尚不知晓我仍在乐不知疲地继续走近你，即为纪念先生你的百周年诞辰所做的种种努力，更不知晓我不仅写过《踏歌庐山念大千》《踏歌黄山说大千》诸文，而且还在努力为你画一张“球体艺术家”的肖像，并尊你为头羊，推进四川的文化名人战略实施（详见《走近张大千文论集》，汪毅编，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以引领更多人走近你的深邃，走近四川建设文化强省的方阵。此外，为高扬大风堂艺术大纛，我还发表了为海内外大风堂门人及再传弟子计20余人所写的若干诗文……

先生，我还要说的是，心祭是一件很真实和很累的事，非一般人可以拥有和体验。然而，我却那么执拗，竟一次又一次地调试心灵的波段，让心祭你的讯息辐射。几年前，有一首歌颇风靡，叫《心语》，传达的是恋人之间的心声与独白。然而，我心祭先生你而谱写的那曲“心语”，当可以超越时空。因为它没有矫情，没有病吟，没有功利，有的只是注定、崇高、眷念，还有我两赴台湾三谒摩耶精舍所写的《我携洞天乳酒来张大千先生纪念馆采情》（载台湾“中央日报”1996年9月5日，《团结报》9月21、28日转载）、《台湾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巡礼》（载《中外文化交流》1998年第3期）、《踏上思念路》（载《四川日报》2001年4月26日）等文章的铺展与延伸。

哦，先生，最后我要说的是，又逢清明，又是你的祭日。那释怀的清明雨仍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传达着我的心唱：“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

自序一

光焰万丈长，我心大风扬 / 003

自序二

心香一炷祭大千

——谨以此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120周年 / 006

总 论

大风迎百年，光焰万丈长 / 001

第一篇 大风堂堂主研究

张大千绘画艺术的分期及成就 / 050

张大千诗画中的思乡情结 / 059

张大千的情爱世界 / 066

张大千—陆丹林 / 080

张大千及其“术” / 090

张大千的黄山情怀 / 095

张大千张善子与《黄山画景》 / 100

张大千与《庐山图》 / 105

张大千作品的收藏与拍卖 / 109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与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 / 111

张大千与中国文艺复兴 / 125

两岸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珠联展”的思考 / 140

谈谈《走近张大千》（一） / 150

谈谈《走近张大千》（二） / 151

谈谈《走近张大千文论集》 / 153

谈谈《回眸张大千》的历史意义 / 155

谈谈《回眸张大千》 / 158

谈谈《大风堂的世界》 / 161

谈谈《聚焦张大千》 / 165

谈谈《张大千的世界研究》 / 167

黄山情，大千缘 / 170

我的又一次动心旅情 / 173

谈谈《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一） / 177

谈谈《寻踪张大千：台湾之旅》（二） / 179

谈谈《张大千张善子研究》 / 181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 184

世纪经典，永恒大千 / 186

川菜蜀情味酣浓 / 188

锦上添花，艺苑增彩 / 192

用心研大千，挚情释敦煌 / 194

丈量三千大千世界 / 198

隔岸犹闻书展香 / 200

张善子：千秋正气，一代虎痴

——论张善子的艺术生涯、虎痴情结、抗战情怀 / 202

虎痴善子，我心写之 / 233

谈谈《一门虎痴：张善子胡爽鑫安云霄》 / 235

我拥有了另一个世界：张善子的世界 / 237

谈谈《张善子的世界》 / 240

第二篇 大风堂门人研究

王永年：啜品丹青尽留香 / 242

龙国屏：青山有情留我住 / 245

罗新之：水墨点染的清凉世界 / 247

曹大铁：一本读来有味的年谱 / 249

孙家勤：艺术密码的破译 / 252

何海霞：百年丹青魂 / 256

谢伯子：情慰张爱，画扬大千 / 258

谢伯子：诗文书画研究 / 263

第三篇 大风堂再传弟子研究

- 李代远：中国青城画派与中国现代文人画的时代接点 / 290
- 安云霄：续得大风即为家 / 293
- 陈 君：金碧山水画的诠释 / 299
- 曹公度：鯁骨吐快，胸臆长抒 / 302
- 沈舜安：心有千千大千结 / 305
- 胡有民：登高壮观天地间 / 309
- 谢临风：走进临风的世界 / 313
- 漆千一：精美的彩墨世界 / 315
- 邓由怀：大千世界的竹痴 / 317
- 陈沫吾：给你一只慧眼 / 320
- 伍文全：情寄林泉，步随大千 / 322
- 范汝愚：笔墨意趣扬大风 / 324
- 王志伟：在画的“大”中行走 / 326
- 游三辉：寄情墨彩世界与黄山 / 328

附 录

- 大风堂编辑、收藏、捐赠作品文献一览表 / 334
- 张氏昆仲合著作品文献一览表 / 335
- 张善子及研究张善子作品文献一览表 / 336
- 宣传张大千著作一览表 / 337
- 国内外研究大风堂机构（社团）一览 / 346
- 书中文章发表索引 / 348
- 汪毅有关大风堂著作评论文章一览表 / 351
- 汪毅助推大风堂活动一览 / 355

后 记 / 359

更无鸿沟之分……在不失自己本色的基础上，互相交流，共同进步，世界才永远有丰富多彩的绘画……”这些艺术主张，明确了创作指向，阐述了中西绘画的关系和艺术本色及交流诸关系，表明了其与时俱进的品格同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根本对立的态势，无疑是大风堂门人与再传弟子在艺术创作上遵循的原则，从而构成了其绘画胸襟、视野、理念、理想、风格、审美追求等的相对趋同性（大风堂堂主张善子通诗善文，曾任教上海美术学校和文艺学院并设帐纳徒，在报刊发表若干文章，不乏学术建树和较系统的理论。目前虽然没有找到其较系统的学术之据，但相信它的精彩）。

大风堂艺术博古通今，纵横捭阖，继承与开派并举，自成体系、独具风格，是一个时代艺术的重要标志，特别是大风堂领军人物张善子的抗战美术与张大千晚年维新变法、自开法门所创泼墨泼彩而形成的“格高而思逸”的艺术风格，拓展了中国画视野中的文化河山，具有时代意义，影响着中国美术的进程。

二

关于大风堂在上海问世的确切时间和细节，相关书籍包括张氏昆仲年谱，大多语焉不详，甚至回避，或将时空混淆。但其缘起却不乏共识：即当时张善子崇敬由亭长起事后统一天下的刘邦，尤其对《大风歌》中的“大风”一词心仪有加；张大千景仰清初艺家张大风的才艺，而且姓名与其只有一字之差。这个共识，是符合张善子与张大千的人生经历和个性及理想追求的。

至于张氏昆仲何时启用大风堂题署，目前发现最早的有张大千1925年春《题山水图》款“大千居士爱大风堂下”。同年春，张氏昆仲画梅于杭州塘栖超山，张大千收纳弟子吴子京（张善子因故提前离开塘栖），并对外声称“这是我的开门弟子”，而吴子京亦名列《大风堂同门录》。如果说，大风堂问世的时间是1925年，那么1926年则是大风堂的重要节点或起点，具有与大风堂开派的等同意义，即张善子弃政为职业画家、张大千在《申报》首度刊登《张季媛卖画启事》。

大风堂一路走来，方兴未艾，声名鹊起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的中国画坛。这一历史时期，正是社会大变革时期，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均呈现出大交锋、大冲撞、大裂变之势。特别是北平、上海，美术新学兴叠，打破国画的唯尊传统与革新中国画的呼声此起彼伏，“新派国画”“新国画”等美术社团如雨后春笋，名家流派千帆竞发，突涌着中国现代美术跌宕起伏的新思潮。张善子、张大千便是这个潮流中的弄潮儿、翘楚者。他们兄弟既翕、兄友弟恭、兄弟怡怡、兄弟手足，

演绎了中国儒家悌文化的精髓；他们惺惺相惜、棠棣联辉，堪称“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楷模，系大风堂星空中的双子座。他们立足上海，进军北平，凭借诸关系与超越常人的艺术表现力影响艺坛。

在大风堂的形象宣传以及对大风堂画派的有效推动与传播方面，张氏昆仲不乏一系列举措，甚至强调具体细节：或在上海锦明玻璃版印刷所印制“大风堂主张善子、张大千小景”“大风堂主张善子画虎”“大风堂主张善子画马”“大风堂主张大千作品”等明信片，或在报纸、图书同刊“张善子画例”“张季媛画例”，或使用“大风堂”印、“大风堂主张泽”印（至今未发现“大风堂主张爰”印，足见张善子在大风堂的地位及张大千对其的尊重）、“善子大千合作”印、“善子大千兄弟合作”印等，或合作出版画（影）册（《蜀中三张画册》《张善子张大千张君绶画册》《蜀中张善子大千兄弟画册》《中国近代名画家（第一册）——张善子张大千》《张善子张大千兄弟合作山君真相（上下册）》《张善子张大千兄弟合作山君真相（八联屏）》《张善子张大千兄弟合作山君真相画集》《张善子（张大千）法国画展》《黄山画景》等），或出版大风堂收藏作品集（《大风堂藏画（三集）》《大风堂名画集》《大风堂藏画家书》《大风堂所藏书画集》等），或以大风堂名义参与全国美术展览会，或联合举办展览（“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画展”“张善子张大千扇展”等），或联合设帐纳徒以振兴门庭，或美术教学（曾任多所学校教授），或成立大风堂同门会并设分会，让大风堂的绘画技艺、理念、风貌、精神广为传播，让大风堂的名号享誉八方，让大风堂画派的旗帜在艺坛飘扬。他们被媒体誉为“艺林双秀”，正可谓“大江流蜀地，万派泻蜿蜒。双髯挺其中，善子与大千”。他们还发起或参与了上海书画、中日美术协会、海上书画联合会、烂漫社、艺苑绘画研究所、寒之友、中日绘画展览会、蜜蜂画社、曾李同门会、中国画会、苏州正社、中国画学研究会、九社、中华美术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等十余个美术社团，作品频频展出和发表，甚至率展赴东南亚和北平。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美术活动，在海内外美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如张善子在圈内有“风雅领袖”之誉和“主持艺坛有数十年”之说；如在《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①中，仅记录张大千截至1949年的美术活动的词条便达126处。由此，足见作为大风堂画派领军人物的张善子、张大千叱咤美术风云之一斑。在此过程中，张氏昆仲的创作能力、艺术主张、行为方式、运作模式、文化影响等逐步凸显了大风堂画派的特征，构架出大风堂画派体系的

^①王震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雏形。

20世纪30年代（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为拓展视野，开阔笔路，拓展艺术圈，张氏昆仲进军全国美术中心北平。在北平，他们广交朋友，举办展览，组织公益活动（义卖画赈济受灾同胞），收纳门徒，出版画册，拓展市场，为大风堂和大风堂画派在全国的影响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张大千，不仅享有“南张（大千）北溥（心畲）”“五百年来第一人”等盛誉，而且与名满京城美术界的溥心畲、于非闇、胡佩衡等有特别的交谊。张大千还多次举办个展，甚至与于非闇等在北平联袂举办画展，与齐白石、于非闇、何海霞（大风堂门人）在长春举办四人联展，与张善子、溥心畲、胡佩衡、萧谦中、于非闇、徐燕荪、何海霞在天津举办联展。张氏昆仲还数次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举办的成绩展，作品多次分别发表于北平和上海最负盛名的学术刊物《艺林》月刊、《美术生活》，还曾分别为《美展》《艺林》月刊封面题写刊名，等等。

三

20世纪20至30年代期间，张氏昆仲谨记其师“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的警言，曾数度做黄山绝顶人。他们不仅出任黄山建设委员会委员，而且与郎静山等结“黄社”，以画以诗以影彰显黄山之胜。一方面，张氏昆仲视黄山为心灵对话的知己，把黄山的自然美景转换为内心的风景，甚至不惜“纵教折臂山中死，此地他生也再来”；另一方面，他们自信江山为助笔墨奇，以融诸家的风度、情怀、表现技法于一体，走出了既有别于明清诸如董其昌、渐江、石谿、瞿山、石涛等画家画黄山的路，又有别于同时代诸如黄宾虹、刘海粟、汪采白、李可染、黄君璧等画家画黄山的路，“画”出了黄山画术史上的瑰丽一页，被誉为“现代黄山画派始祖”“黄山画派最后的集大成者”，构成了大风堂画派一路走来一个重要节点，具有讨论意义。

关于黄山，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历览天下名山大川后题游踪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明清逸民画家渐江、石涛、瞿山怀亡国之痛，情寄堪称范山的黄山，创作了许多作品，成就了“黄山画派”。张大千对此评价：“渐江得山之骨，石涛得山之神，瞿山得山之变。”然而，最后集大成者则是张氏昆仲，因为他们善于与前人为师为友（特别是张大千，以石涛为楷模，师法其技、其艺、其行为方式，几近“当代石涛”），善于总结前人对黄山的表现，凭借超强的记忆力和想象力，找到了有别于他人画黄山的审美亢奋点和表现点，形成了“画乃吾自画”的艺术风貌。

张氏昆仲丹青黄山，首先是开发黄山。这一点，诚如张大千所说：“第一次去黄山时，荒草蔓径，断桥峡壁，根本无路可走行。我带了十几个工人去，正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黄山在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我去开发的。”张氏昆仲一生画黄山无数，几乎囊括黄山著名景点。他们自1927年问墨黄山，可谓从一而终，张大千甚至在1961年还作有《黄山自画像》并录张善子诗题识。他们诗写黄山无数、拍照黄山无数（张大千1931年在上海出版《黄山画景》，摄影作品分别获比利时、芝加哥万国博览会金奖及特等奖）、展览黄山无数（1934年昆仲联袂展于南京，1935年与“黄社”成员的作品分别巡展于上海、杭州与东南亚，1939年昆仲联袂巡展于欧美）、发表黄山画作无数（《艺林》月刊、《美术生活》等）。昆仲合作的代表作有《黄山纪游图》《黄山西麓图》等。张善子有“近代黄山派始祖”之誉，画黄山的代表作有《黄山奇观》（北平中国画学研究会第14次成绩展展品）、《黄山神虎图》、《黄山清凉奇观》、《百步云梯》等。至于1969年张大千创作的《黄山前后灝图》，堪称传世之作，具有史诗意义。诚如199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跋张大千先生〈黄山前后灝图〉以寿李海天先生七十揽揆》中言：“画家触景挥洒之趣，诗人兴怀沉吟之雅，复以手书黄山诗之藻翰，信诗书画三绝汇于一图卷间矣。”该跋还感佩“大千先生为现代黄山画派始祖”。其实，张大千情有独钟黄山的还不仅仅如此。1983年3月6日，他在距入住医院仅有6天、距逝世仅有27天时还立下誓言，要画一张尺幅与《庐山图》相当的《黄山图》。虽然张大千未完成此壮举，但我们依然可以想象他的眼量、他的气度、他的情怀、他的视野、他的创新，甚至感到他心中巍峨的黄山、翻腾的云海、挺拔的奇松、飞溅的瀑布是何等的令人叹为观止，他的画完全可以与《庐山图》相提并论而载入中国山水画史册。

张大千于1983年驾鹤于台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6年了，但从他所画的一系列关于黄山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感到他的笔墨意趣、人文精神与黄山同辉，甚至联想到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7月16日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时说到的张大千旅居巴西时所画《黄山图》的情景。在艺术创作中，张大千不仅影响了黄山画史和中国画坛，而且具有相当规模的传承性，即影响了大风堂门人和再传弟子，具有构成黄山画派的某些特征和意义，甚至丰富了黄山画派的内涵，使之具有特殊意义。据不完全统计，受其影响的门人和再传弟子计达30人。这算得上一个不小的团队，而且构成梯次，为其他画派所不具有，甚至望尘莫及。

这些门人和再传弟子，秉承门风，不拘成法，数度登临黄山。他们放胆登高，以黄山为伍，心语黄山，诗化黄山，丹青黄山，以门人梁树年、谢伯子、慕凌飞、